紅樓夢/第078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第七十八回　老學士閒徵姽嫿詞　痴公子杜撰芙蓉誄

話說兩個尼姑領了芳官等去後，王夫人便往賈母處來省晨，見賈母喜歡，便趁便回道：“寶玉屋里有個晴雯，那個丫頭也大了，而且一年之間，病不離身，我常見他比別人分外淘氣，也懶，前日又病倒了十幾天，叫大夫瞧，說是女兒癆，所以我就赶著叫他下去了。若養好了也不用叫他進來，就賞他家配人去也罷了。再那幾個學戲的女孩子，我也作主放出去了。一則他們都會戲，口里沒輕沒重，只會混說，女孩兒們聽了如何使得？二則他們既唱了會子戲，白放了他們，也是應該的。況丫頭們也太多，若說不夠使，再挑上幾個來也是一樣。”賈母聽了，點頭道：“這倒是正理，我也正想著如此呢。但晴雯那丫頭我看他甚好，怎麼就這樣起來。我的意思這些丫頭的模樣爽利言談針線多不及他，將來只他還可以給寶玉使喚得。誰知變了。”王夫人笑道：“老太太挑中的人原不錯。只怕他命里沒造化，所以得了這個病。俗語又說，‘女大十八變’。況且有本事的人，未免就有些調歪。老太太還有什麼不曾經驗過的。三年前我也就留心這件事。先只取中了他，我便留心。冷眼看去，他色色雖比人強，只是不大沉重。若說沉重知大禮，莫若襲人第一。雖說賢妻美妾，然也要性情和順舉止沉重的更好些。就是襲人模樣雖比晴雯略次一等，然放在房里，也算得一二等的了。況且行事大方，心地老實，這幾年來，從未逢迎著寶玉淘氣。凡寶玉十分胡鬧的事，他只有死勸的。因此品擇了二年，一點不錯了，我就悄悄的把他丫頭的月分錢止住，我的月分銀子里批出二兩銀子來給他。不過使他自己知道越發小心學好之意。且不明說者，一則寶玉年紀尚小，老爺知道了又恐說耽誤了書，二則寶玉再自為已是跟前的人不敢勸他說他，反倒縱性起來。所以直到今日才回明老太太。”賈母聽了，笑道：“原來這樣，如此更好了。襲人本來從小兒不言不語，我只說他是沒嘴的葫蘆。既是你深知，豈有大錯誤的。而且你這不明說與寶玉的主意更好。且大家別提這事，只是心里知道罷了。我深知寶玉將來也是個不聽妻妾勸的。我也解不過來，也從未見過這樣的孩子。別的淘氣都是應該的，只他這种和丫頭們好卻是難懂。我為此也耽心，每每的冷眼查看他。只和丫頭們鬧，必是人大心大，知道男女

的事了，所以愛親近他們。既細細查試，究竟不是為此。豈不奇怪。想必原是個丫頭錯投了胎不成。”說著，大家笑了。王夫人又回今日賈政如何夸獎，又如何帶他們逛去，賈母聽了，更加喜悅。

一時，只見迎春妝扮了前來告辭過去。鳳姐也來省晨，伺候過早飯，又說笑了一回。賈母歇晌後，王夫人便喚了鳳姐，問他丸藥可曾配來。鳳姐兒道：“還不曾呢，如今還是吃湯藥。太太只管放心，我已大好了。”王夫人見他精神复初，也就信了。因告訴攆逐晴雯等事，又說：“怎麼寶丫頭私自回家睡了，你們都不知道？我前兒順路都查了一查。誰知蘭小子這一個新進來的奶子也十分的妖喬，我也不喜歡他。我也說與你嫂子了，好不好叫他各自去罷。況且蘭小子也大了，用不著奶子了。我因問你大嫂子：‘寶丫頭出去難道你也不知道不成？’他說是告訴了他的，不過住兩三日，等你姨媽好了就進來。姨媽究竟沒甚大病，不過還是咳嗽腰疼，年年是如此的。他這去必有原故，敢是有人得罪了他不成？那孩子心重，親戚們住一場，別得罪了人，反不好了。”鳳姐笑道：“誰可好好的得罪著他？況且他天天在園里，左不過是他們姊妹那一群人。”王夫人道：“別是寶玉有嘴無心，傻子似的從沒個忌諱，高興了信嘴胡說也是有的。”鳳姐笑道：“這可是太太過于操心了。若說他出去于正經事說正經話去，卻象個傻子，若只叫進來在這些姊妹跟前以至于大小的丫頭們跟前，他最有盡讓，又恐怕得罪了人，那是再不得有人惱他的。我想薛妹妹此去，想必為著前時搜檢眾丫頭的東西的原故。他自然為信不及園里的人才搜檢，他又是親戚，現也有丫頭老婆在內，我們又不好去搜檢，恐我們疑他，所以多了這個心，自己回避了。也是應該避嫌疑的。”王夫人聽了這話不錯，自己遂低頭想了一想，便命人請了寶釵來分晰前日的事以解他疑心，又仍命他進來照舊居住。寶釵陪笑道：“我原要早出去的，只是姨娘有許多的大事，所以不便來說。可巧前日媽又不好了，家里兩個靠得的女人也病著，我所以趁便出去了。姨娘今日既已知道了，我正好明講出情理來，就從今日辭了好搬東西的。”王夫人鳳姐都笑著：“你太固執了。正經再搬進來為是，休為沒要緊的事反疏遠了親戚。”寶釵笑道：“這話說的太不解了，并沒為什麼事我出去。我為的是媽近來神思比先大減，而且夜間晚上沒有得靠的人，通共只我一個。二則如今我哥哥眼看要娶嫂子，多少針線活計并家里一切動用的器皿，尚有未齊備的，我也須得幫著媽去料理料理。姨媽和鳳姐姐都知道我們家的事，不是我撒謊。三則自我在園里，東南上小角門子就常開著，原是為我走的，保不住出入的人就圖省路也從那里走，又沒人盤查，設若從那里生出一件事來，豈不兩礙臉面。而且我進園里來住原不是什麼大事，因前幾年年紀皆小，且家里沒事，有在外頭的，不如進來姊妹相共，或作針線，或頑笑，皆比在外頭悶坐著好，如今彼此都大了，也彼此皆有事。況姨娘這邊歷年皆遇不遂心的事故，那園子也太大，一時照顧不到，皆有關系，惟有少幾

個人，就可以少操些心。所以今日不但我執意辭去，之外還要勸姨娘如今該減些的就減些，也不為失了大家的体統。据我看，園里這一項費用也竟可以免的，說不得當日的話。姨娘深知我家的，難道我們當日也是這樣冷落不成。”鳳姐聽了這篇話，便向王夫人笑道：“這話竟是，不必強了。”王夫人點頭道：“我也無可回答，只好隨你便罷了。”

話說之間，只見寶玉等已回來，因說他父親還未散，恐天黑了，所以先叫我們回來了。王夫人忙問：“今日可有丟了丑？”寶玉笑道：“不但不丟丑，倒拐了許多東西來。”接著，就有老婆子們從二門上小廝手內接了東西來。王夫人一看時，只見扇子三把，扇墜三個，筆墨共六匣，香珠三串，玉絛環三個。寶玉說道：“這是梅翰林送的，那是楊侍郎送的，這是李員外送的，每人一分。”說著，又向怀中取出一個旃檀香小護身佛來，說：“這是慶國公單給我的。”王夫人又問在席何人，作何詩詞等語畢，只將寶玉一分令人拿著，同寶玉蘭環前來見過賈母。賈母看了，喜歡不盡，不免又問些話。無奈寶玉一心記著晴雯，答應完了話時，便說騎馬顛了，骨頭疼。賈母便說：“快回房去換了衣服，疏散疏散就好了，不許睡倒。”寶玉聽了，便忙入園來。

當下麝月秋紋已帶了兩個丫頭來等候，見寶玉辭了賈母出來，秋紋便將筆墨拿起來，一同隨寶玉進園來。寶玉滿口里說”好熱”，一壁走，一壁便摘冠解帶，將外面的大衣服都脫下來麝月拿著，只穿著一件松花綾子夾襖，襖內露出血點般大紅褲子來。秋紋見這條紅褲是晴雯手內針線，因歎道：“這條褲子以後收了罷，真是物件在人去了。”麝月忙也笑道：“這是晴雯的針線。”又歎道：“真真物在人亡了！”秋紋將麝月拉了一把，笑道：“這褲子配著松花色襖兒，石青靴子，越顯出這靛青的頭，雪白的臉來了。”寶玉在前只裝聽不見，又走了兩步，便止步道：“我要走一走，這怎麼好？”麝月道：“大白日里，還怕什麼？還怕丟了你不成！”因命兩個小丫頭跟著，”我們送了這些東西去再來。”寶玉道：“好姐姐，等一等我再去。”麝月道：“我們去了就來。兩個人手里都有東西，倒向擺執事的，一個捧著文房四寶，一個捧著冠袍帶履，成個什麼樣子。”寶玉聽見，正中心怀，便讓他兩個去了。

他便帶了兩個小丫頭到一石後，也不怎麼樣，只問他二人道：“自我去了，你襲人姐姐打發人瞧晴雯姐姐去了不曾？”這一個答道：“打發宋媽媽瞧去了。”寶玉道：“回來說什麼？”小丫頭道：“回來說晴雯姐姐直著脖子叫了一夜，今日早起就閉了眼，住了口，世事不知，也出不得一聲兒，只有倒氣的分兒了。”寶玉忙道：“一夜叫的是誰？”小丫頭子說：“一夜叫的是娘。”寶玉拭淚道：“還叫誰？”小丫頭子道：“沒有聽見叫別人了。”寶玉道：“你糊涂，想必沒有聽真。”旁邊那一個小丫頭最伶俐，聽寶

玉如此說，便上來說：“真個他糊涂。”又向寶玉道：“不但我聽得真切，我還親自偷著看去的。”寶玉聽說，忙問：“你怎麼又親自看去？”小丫頭道：“我因想晴雯姐姐素日與別人不同，待我們极好。如今他雖受了委屈出去，我們不能別的法子救他，只親去瞧瞧，也不枉素日疼我們一場。就是人知道了回了太太，打我們一頓，也是願受的。所以我拚著挨一頓打，偷著下去瞧了一瞧。誰知他平生為人聰明，至死不變。他因想著那起俗人不可說話，所以只閉眼養神，見我去了便睜開眼，拉我的手問：‘寶玉那去了？’我告訴他實情。他歎了一口氣說：‘不能見了。’我就說：‘姐姐何不等一等他回來見一面，豈不兩完心願？’他就笑道：‘你們還不知道。我不是死，如今天上少了一位花神，玉皇敕命我去司主。我如今在未正二刻到任司花，寶玉須待未正三刻才到家，只少得一刻的工夫，不能見面。世上凡該死之人閻王勾取了過去，是差些小鬼來捉人魂魄。若要遲延一時半刻，不過燒些紙錢澆些漿飯，那鬼只顧搶錢去了，該死的人就可多待些個工夫。我這如今是有天上的神仙來召請，豈可捱得時刻！’我聽了這話，竟不大信，及進來到房里留神看時辰表時，果然是未正二刻他咽了氣，正三刻上就有人來叫我們，說你來了。這時候倒都對合。”寶玉忙道：“你不識字看書，所以不知道。這原是有的，不但花有個神，一樣花有一位神之外還有總花神。但他不知是作總花神去了，還是單管一樣花的神？”這丫頭聽了，一時謊不出來。恰好這是八月時節，園中池上芙蓉正開。這丫頭便見景生情，忙答道：“我也曾問他是管什麼花的神，告訴我們日後也好供養的。他說：‘天机不可泄漏。你既這樣虔誠，我只告訴你，你只可告訴寶玉一人。除他之外若泄了天机，五雷就來轟頂的。’他就告訴我說，他就是專管這芙蓉花的。”寶玉聽了這話，不但不為怪，亦且去悲而生喜，乃指芙蓉笑道：“此花也須得這樣一個人去司掌。我就料定他那樣的人必有一番事業做的。雖然超出苦海，從此不能相見，也免不得傷感思念。”因又想：“雖然臨終未見，如今且去靈前一拜，也算盡這五六年的情常。”

想畢忙至房中，又另穿戴了，只說去看黛玉，遂一人出園來，往前次之處去，意為停柩在內。誰知他哥嫂見他一咽氣便回了進去，希圖早些得幾兩發送例銀。王夫人聞知，便命賞了十兩燒埋銀子。又命：“即刻送到外頭焚化了罷。女兒癆死的，斷不可留！”他哥嫂聽了這話，一面得銀，一面就雇了人來入殮，抬往城外化人場上去了。剩的衣履簪環，約有三四百金之數，他兄嫂自收了為後日之計。二人將門鎖上，一同送殯去未回。寶玉走來扑了個空。寶玉自立了半天，別無法兒，只得复身進入園中。待回至房中，甚覺無味，因乃順路來找黛玉。偏黛玉不在房中，問其何往，丫鬟們回說：“往寶姑娘那里去了。”寶玉又至蘅蕪苑中，只見寂靜無人，房內搬的空空落落的，不覺吃一大驚。忽見個老婆子走來，寶玉忙問這是什麼原故。老婆子道：“寶姑娘出去了。這里交我們看著，還沒有搬清楚。我們幫著送了些東西去，這也就完了。你老人家請出去罷，讓我

們掃掃灰塵也好，從此你老人家省跑這一處的腿子了。”寶玉聽了，怔了半天，因看著那院中的香藤异蔓，仍是翠翠青青，忽比昨日好似改作凄涼了一般，更又添了傷感。默默出來，又見門外的一條翠樾埭上也半日無人來往，不似當日各處房中丫鬟不約而來者絡繹不絕。又俯身看那埭下之水，仍是溶溶脈脈的流將過去。心下因想：“天地間竟有這樣無情的事！”悲感一番，忽又想到去了司棋，入畫，芳官等五個，死了晴雯，今又去了寶釵等一處，迎春雖尚未去，然連日也不見回來，且接連有媒人來求親：大約園中之人不久都要散的了。縱生煩惱，也無濟于事。不如還是找黛玉去相伴一日，回來還是和襲人廝混，只這兩三個人，只怕還是同死同歸的。想畢，仍往瀟湘館來，偏黛玉尚未回來。寶玉想亦當出去候送才是，無奈不忍悲感，還是不去的是，遂又垂頭喪氣的回來。

正在不知所以之際，忽見王夫人的丫頭進來找他說：“老爺回來了，找你呢，又得了好題目來了。快走，快走。”寶玉聽了，只得跟了出來。到王夫人房中，他父親已出去了。王夫人命人送寶玉至書房中。

彼時賈政正與眾幕友們談論尋秋之胜，又說：“快散時忽然談及一事，最是千古佳談，‘風流雋逸，忠義慷慨’八字皆備，倒是個好題目，大家要作一首挽詞。”眾幕賓聽了，都忙請教是系何等妙事。賈政乃道：“當日曾有一位王封曰恒王，出鎮青州。這恒王最喜女色，且公余好武，因選了許多美女，日習武事。每公余輒開宴連日，令眾美女習戰斗功拔之事。其姬中有姓林行四者，姿色既冠，且武藝更精，皆呼為林四娘。恒王最得意，遂超拔林四娘統轄諸姬，又呼為‘姽嫿將軍’。“眾清客都稱”妙极神奇。竟以‘姽嫿’下加‘將軍’二字，反更覺嫵媚風流，真絕世奇文也。想這恒王也是千古第一風流人物了。”賈政笑道：“這話自然是如此，但更有可奇可歎之事。”眾清客都愕然驚問道：“不知底下有何奇事？”賈政道：“誰知次年便有‘黃巾’‘赤眉’一干流賊余党复又烏合，搶掠山左一帶。恒王意為犬羊之惡，不足大舉，因輕騎前剿。不意賊眾頗有詭譎智術，兩戰不胜，恒王遂為眾賊所戮。于是青州城內文武官員，各各皆謂‘王尚不胜，你我何為！’遂將有獻城之舉。林四娘得聞凶報，遂集聚眾女將，發令說道：‘你我皆向蒙王恩，戴天履地，不能報其萬一。今王既殞身國事，我意亦當殞身于王。爾等有願隨者，即時同我前往，有不願者，亦早各散。’眾女將聽他這樣，都一齊說願意。于是林四娘帶領眾人連夜出城，直殺至賊營里頭。眾賊不防，也被斬戮了幾員首賊。然後大家見是不過幾個女人，料不能濟事，遂回戈倒兵，奮力一陣，把林四娘等一個不曾留下，倒作成了這林四娘的一片忠義之志。後來報至中都，自天子以至百官，無不驚駭道奇。其後朝中自然又有人去剿滅，天兵一到，化為烏有，不必深論。只就林四娘一節，眾位聽了，可羡不可羡呢？”眾幕友都歎道：“實在可羡可奇，實是個妙題，原該大家

挽一挽才是。”說著，早有人取了筆硯，按賈政口中之言稍加改易了幾個字，便成了一篇短序，遞與賈政看了。賈政道：“不過如此。他們那里已有原序。昨日因又奉恩旨，著察核前代以來應加褒獎而遺落未經請奏各項人等，無論僧尼乞丐與女婦人等，有一事可嘉，即行匯送履歷至禮部備請恩獎。所以他這原序也送往禮部去了。大家聽見這新聞，所以都要作一首《姽嫿詞》，以志其忠義。”眾人聽了，都又笑道：“這原該如此。只是更可羨者，本朝皆系千古未有之曠典隆恩，實歷代所不及處，可謂‘圣朝無闕事’，唐朝人預先竟說了，竟應在本朝。如今年代方不虛此一句。”賈政點頭道：“正是。”

說話間，賈環叔侄亦到。賈政命他們看了題目。他兩個雖能詩，較腹中之虛實雖也去寶玉不遠，但第一件他兩個終是別路，若論舉業一道，似高過寶玉，若論雜學，則遠不能及，第二件他二人才思滯鈍，不及寶玉空靈娟逸，每作詩亦如八股之法，未免拘板庸澀。那寶玉雖不算是個讀書人，然虧他天性聰敏，且素喜好些雜書，他自為古人中也有杜撰的，也有誤失之處，拘較不得許多，若只管怕前怕後起來，縱堆砌成一篇，也覺得甚無趣味。因心里怀著這個念頭，每見一題，不拘難易，他便毫無費力之處，就如世上的流嘴滑舌之人，無風作有，信著伶口俐舌，長篇大論，胡扳亂扯，敷演出一篇話來。雖無稽考，卻都說得四座春風。雖有正言厲語之人，亦不得壓倒這一种風流去。近日賈政年邁，名利大灰，然起初天性也是個詩酒放誕之人，因在子侄輩中，少不得規以正路。近見寶玉雖不讀書，竟頗能解此，細評起來，也還不算十分玷辱了祖宗。就思及祖宗們，各各亦皆如此，雖有深精舉業的，也不曾發跡過一個，看來此亦賈門之數。況母親溺愛，遂也不強以舉業逼他了。所以近日是這等待他。又要環蘭二人舉業之余，怎得亦同寶玉才好，所以每欲作詩，必將三人一齊喚來對作。

閒言少述。且說賈政又命他三人各吊一首，誰先成者賞，佳者額外加賞。賈環賈蘭二人近日當著多人皆作過幾首了，膽量逾壯，今看了題，遂自去思索。一時，賈蘭先有了。賈環生恐落後也就有了。二人皆已錄出，寶玉尚出神。賈政與眾人且看他二人的二首。賈蘭的是一首七言絕，寫道是：

姽嫿將軍林四娘，玉為肌骨鐵為腸，
捐軀自報恒王後，此日青州土亦香。

眾幕賓看了，便皆大贊：“小哥兒十三歲的人就如此，可知家學淵源，真不誣矣。”賈政笑道：“稚子口角，也還難為他。”又看賈環的，是首五言律，寫道是：

紅粉不知愁，將軍意未休。
掩啼離繡幕，抱恨出青州。
自謂酬王德，詎能复寇仇。
誰題忠義墓，千古獨風流。

眾人道：“更佳。倒是大幾歲年紀，立意又自不同。”賈政道：“還不甚大錯，終不懇切。”眾人道：“這就罷了。三爺才大不多兩歲，在未冠之時如此，用了工夫，再過幾年，怕不是大阮小阮了。”賈政道：“過獎了。只是不肯讀書過失。”因又問寶玉怎樣。眾人道：“二爺細心鏤刻，定又是風流悲感，不同此等的了。”寶玉笑道：“這個題目似不稱近体，須得古体，或歌或行，長篇一首，方能懇切。”眾人聽了，都立身點頭拍手道：“我說他立意不同！每一題到手必先度其体格宜與不宜，這便是老手妙法。就如裁衣一般，未下剪時，須度其身量。這題目名曰《姽嫿詞》，且既有了序，此必是長篇歌行方合体的。或擬白樂天《長恨歌》，或擬詠古詞，半敘半詠，流利飄逸，始能近妙。”賈政聽說，也合了主意，遂自提筆向紙上要寫，又向寶玉笑道：“如此，你念我寫。不好了，我捶你那肉。誰許你先大言不慚了！”寶玉只得念了一句，道是：

恒王好武兼好色，

賈政寫了看時，搖頭道：“粗鄙。”一幕賓道：“要這樣方古，究竟不粗。且看他底下的。”賈政道：“姑存之。”寶玉又道：

遂教美女習騎射。
穠歌艷舞不成歡，列陣挽戈為自得。

賈政寫出，眾人都道：“只這第三句便古朴老健，极妙。這四句平敘出，也最得体。”賈政道：“休謬加獎譽，且看轉的如何。”寶玉念道：

眼前不見塵沙起，將軍俏影紅燈里。

眾人聽了這兩句，便都叫：“妙！好個‘不見塵沙起’！又承了一句‘俏影紅燈里’，用字用句，皆入神化了。”寶玉道：

叱吒時聞口舌香，霜矛雪劍嬌難舉。

眾人聽了，便拍手笑道：“益發畫出來了。當日敢是寶公也在座，見其嬌且聞其香否？不然，何体貼至此。”寶玉笑道：“閨閣習武，任其勇悍，怎似男人。不待問而可知嬌怯之形的了。”賈政道：“還不快續，這又有你說嘴的了。”寶玉只得又想了一想，念道：

丁香結子芙蓉條，

眾人都道：“轉‘條’，‘蕭’韻，更妙，這才流利飄蕩。而且這一句也綺靡秀媚的妙。”賈政寫了，看道：“這一句不好。已寫過‘口舌香’‘嬌難舉’，何必又如此。這是力量不加，故又用這些堆砌貨來搪塞。”寶玉笑道：“長歌也須得要些詞藻點綴點綴，不然便覺蕭索。”賈政道：“你只顧用這些，但這一句底下如何能轉至武事？若再多說兩句，豈不蛇足了。”寶玉道：“如此，底下一句轉煞住，想亦可矣。”賈政冷笑道：“你有多大本領？上頭說了一句大開門的散話，如今又要一句連轉帶煞，豈不心有余而力不足些。”寶玉聽了，垂頭想了一想，說了一句道：

不繫明珠繫寶刀。

忙問：“這一句可還使得？”眾人拍案叫絕。賈政寫了，看著笑道：“且放著，再續。”寶玉道：“若使得，我便要一氣下去了。若使不得，越性涂了，我再想別的意思出來，再另措詞。”賈政聽了，便喝道：“多話！不好了再作，便作十篇百篇，還怕辛苦了不成！”寶玉聽說，只得想了一會，便念道：

戰罷夜闌心力怯，脂痕粉漬污鮫綃。

賈政道：“又一段。底下怎樣？”寶玉道：

明年流寇走山東，強吞虎豹勢如蜂。

眾人道：“好個‘走’字！便見得高低了。且通句轉的也不板。”寶玉又念道：

王率天兵思剿滅，一戰再戰不成功。
腥風吹折隴頭麥，日照旌旗虎帳空。

青山寂寂水澌澌，正是恒王戰死時。
雨淋白骨血染草，月冷黃沙鬼守尸。

眾人都道：“妙极，妙极！布置，敘事，詞藻，無不盡美。且看如何至四娘，必另有妙轉奇句。”寶玉又念道：

紛紛將士只保身，青州眼見皆灰塵，
不期忠義明閨閣，憤起恒王得意人。

眾人都道：“舖敘得委婉。”賈政道：“太多了，底下只怕累贅呢。”寶玉乃又念道：

恒王得意數誰行，姽嫿將軍林四娘，
號令秦姬驅趙女，艷李穠桃臨戰場。
繡鞍有淚春愁重，鐵甲無聲夜氣涼。
胜負自然難預定，誓盟生死報前王。
賊勢猖獗不可敵，柳折花殘實可傷，
魂依城郭家鄉近，馬踐胭脂骨髓香。
星馳時報入京師，誰家兒女不傷悲！
天子驚慌恨失守，此時文武皆垂首。
何事文武立朝綱，不及閨中林四娘！
我為四娘長太息，歌成余意尚傍徨。

念畢，眾人都大贊不止，又都從頭看了一遍。賈政笑道：“雖然說了幾句，到底不大懇切。”因說：“去罷。”三人如得了赦的一般，一齊出來，各自回房。

眾人皆無別話，不過至晚安歇而已。獨有寶玉一心凄楚，回至園中，猛然見池上芙蓉，想起小丫鬟說晴雯作了芙蓉之神，不覺又喜歡起來，乃看著芙蓉嗟歎了一會。忽又想起死後并未到靈前一祭，如今何不在芙蓉前一祭，豈不盡了禮，比俗人去靈前祭吊又更覺別致。想畢，便欲行禮。忽又止住道：“雖如此，亦不可太草率，也須得衣冠整齊，奠儀周備，方為誠敬。”想了一想，”如今若學那世俗之奠禮，斷然不可，竟也還別開生面，另立排場，風流奇异，于世無涉，方不負我二人之為人。況且古人有云：“潢污行潦，蘋蘩蘊藻之賤，可以羞王公，荐鬼神。’原不在物之貴賤，全在心之誠敬而已。此其一也。二則誄文挽詞也須另出己見，自放手眼，亦不可蹈襲前人的套頭，填寫幾字搪

塞耳目之文，亦必須灑淚泣血，一字一咽，一句一啼，宁使文不足悲有余，萬不可尚文藻而反失悲戚。況且古人多有微詞，非自我今作俑也。奈今人全惑于功名二字，尚古之風一洗皆盡，恐不合時宜，于功名有礙之故。我又不希罕那功名，不為世人觀閱稱贊，何必不遠師楚人之《大言》、《招魂》、《離騷》、《九辯》、《枯樹》、《問難》、《秋水》、《大人先生傳》等法，或雜參單句，或偶成短聯，或用實典，或設譬寓，隨意所之，信筆而去，喜則以文為戲，悲則以言誌痛，辭達意盡為止，何必若世俗之拘拘于方寸之間哉。”寶玉本是個不讀書之人，再心中有了這篇歪意，怎得有好詩文作出來。他自己卻任意纂著，并不為人知慕，所以大肆妄誕，竟杜撰成一篇長文，用晴雯素日所喜之冰鮫穀一幅楷字寫成，名曰《芙蓉女兒誄》，前序後歌。又備了四樣晴雯所喜之物，于是夜月下，命那小丫頭捧至芙蓉花前。先行禮畢，將那誄文即挂于芙蓉枝上，乃泣涕念曰：

維太平不易之元，蓉桂競芳之月，無可奈何之日，怡紅院濁玉，謹以群花之蕊、冰鮫之穀、沁芳之泉、楓露之茗，四者雖微，聊以達誠申信，乃致祭於白帝宮中撫司秋艷芙蓉女兒之前曰：

竊思女兒自臨濁世，迄今凡十有六載。其先之鄉籍姓氏，湮淪而莫能考者久矣。而玉得於衾枕櫛沐之間，栖息宴游之夕，親昵狎褻，相與共處者，僅五年八月有畸。憶女兒曩生之昔，其為質則金玉不足喻其貴，其為性則冰雪不足喻其潔，其為神則星日不足喻其精，其為貌則花月不足喻其色。姊妹悉慕嫕婵，嫗媪咸仰惠德。孰料鳩鴆惡其高，鷹鸇翻遭罣罻，簪蓆妒其臭，茝蘭竟被芟鉏！花原自怯，豈奈狂飆，柳本多愁，何禁驟雨。偶遭蠱蜃之讒，遂抱膏肓之疚。故爾櫻唇紅褪，韻吐呻吟，杏臉香枯，色陳顦頷，諀謠諑詬，出自屏幃，荊棘蓬榛，蔓延戶牖。豈招尤則替，實攘詬而終。既忳幽沉於不盡，復含罔屈於無窮。高標見嫉，閨幃恨比長沙，直烈遭危，巾幗慘於羽野。自蓄辛酸，誰憐夭折！仙雲既散，芳趾難尋。洲迷聚窟，何來卻死之香？海失靈槎，不獲回生之藥。眉黛煙青，昨猶我畫，指環玉冷，今倩誰溫？鼎爐之剩藥猶存，襟淚之餘痕尚漬。鏡分鸞別，愁開麝月之奩，梳化龍飛，哀折檀雲之齒。委金鈿於草莽，拾翠鬙於塵埃。樓空鳷鵲，徒懸七夕之針，帶斷鴛鴦，誰續五絲之縷？況乃金天屬節，白帝司時，孤衾有夢，空室無人。桐階月暗，芳魂與倩影同銷，蓉帳香殘，嬌喘共細言皆絕。連天衰草，豈獨蒹葭，匝地悲聲，無非蟋蟀。露苔晚砌，穿簾不度寒砧，雨荔秋垣，隔院希聞怨笛。芳名未泯，檐前鸚鵡猶呼，艷質將亡，檻外海棠預老。捉迷屏後，蓮瓣無聲，鬬草庭前，蘭芽枉待。拋殘繡線，銀箋彩縷誰裁？折斷冰絲，金斗御香未熨。昨承嚴命，既趨車而遠涉芳園，今犯慈威，復拄杖而遽拋孤柩。及聞槥棺被燹，慚違共穴之盟，石槨成災，

愧迨同灰之誚。爾乃西風古寺，淹滯青燐，落日荒丘，零星白骨。楸榆颯颯，蓬艾蕭蕭。隔霧壙以啼猿，繞煙螣而泣鬼。自為紅綃帳裏，公子情深，始信黃土壟中，女兒命薄！汝南淚血，斑斑灑向西風，梓澤餘衷，默默訴憑冷月。嗚呼！固鬼蜮之為災，豈神靈而亦妒。鉗詖奴之口，討豈從寬，剖悍婦之心，忿猶未釋！在君之塵緣雖淺，然玉之鄙意豈終。因蓄拳拳之思，不禁諄諄之問。始知上帝垂旌，花宮待詔，生儕蘭蕙，死轄芙蓉。聽小婢之言，似涉無稽，以濁玉之思，則深為有據。何也？昔葉法善攝魂以撰碑，李長吉被詔而為記，事雖殊，其理則一也。故相物以配才，苟非其人，惡乃濫乎？始信上帝委託權衡，可謂至洽至協，庶不負其所秉賦也。因希其不昧之靈，或陟降於茲，特不揣鄙俗之詞，有污慧聽。乃歌而招之曰：

天何如是之蒼蒼兮，乘玉虯以游乎穹窿耶？
地何如是之茫茫兮，駕瑤象以降乎泉壤耶？
望傘蓋之陸离兮，抑箕尾之光耶？
列羽葆而為前導兮，衛危虛於旁耶？
驅丰隆以為比從兮，望舒月以离耶？
听車軌而伊軋兮，御鸞鷺以征耶？
問馥郁而菱然兮，紉蘅杜以為纕耶？
炫裙裾之爍爍兮，鏤明月以為璫耶？
籍葳蕤而成壇畸兮，檠蓮焰以燭蘭膏耶？
文虺匏以為觶舜兮，漉醽醁以浮桂醑耶？
瞻雲气而凝盼兮，仿佛有所覩耶？
俯窈窕而屬耳兮，恍惚有所聞耶？
期汗漫而無夭閼兮，忍捐棄余於塵埃耶？
倩風廉之為余驅車兮，冀聯轡而攜歸耶？
余中心為之慨然兮，徒嗷嗷而何為耶？
君偃然而長寢兮，豈天運之變於斯耶？
既窀穸且安穩兮，反其真而复奚化耶？
余猶桎梏而懸附兮，靈格余以嗟來耶？
來兮止兮，君其來耶！

若夫鴻蒙而居，寂靜以處，雖臨於茲，余亦莫睹。搴煙蘿而為步幛，列槍蒲而森行伍。警柳眼之貪眠，釋蓮心之味苦。素女約于桂巖，宓妃迎於蘭渚。弄玉吹笙，寒簧擊敔。徵嵩岳之妃，啟驪山之姥。龜呈洛浦之靈，獸作咸池之舞。潛赤水兮龍吟，集珠林兮鳳

翥。爰格爰誡，匪簠匪筥。發軔乎霞城，返旌乎玄圃。既顯微而若通，復氤氳而倏阻。离合兮煙雲，空蒙兮霧雨。塵霾斂兮星高，溪山麗兮月午。何心意之忡忡，若寤寐之栩栩。余乃欷歔悵望，泣涕傍徨。人語兮寂歷，天籟兮篔簹。鳥惊散而飛，魚唼喋以響。志哀兮是禱，成禮兮期祥。嗚呼哀哉！尚饗！

讀畢，遂焚帛奠茗，猶依依不舍。小鬟催至再四，方才回身。忽聽山石之後有一人笑道：“且請留步。”二人聽了，不免一驚。那小鬟回頭一看，卻是個人影從芙蓉花中走出來，他便大叫：“不好，有鬼。晴雯真來顯魂了！”唬得寶玉也忙看時，——且聽下回分解。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